

东西知识网络中的《文学说例》

陆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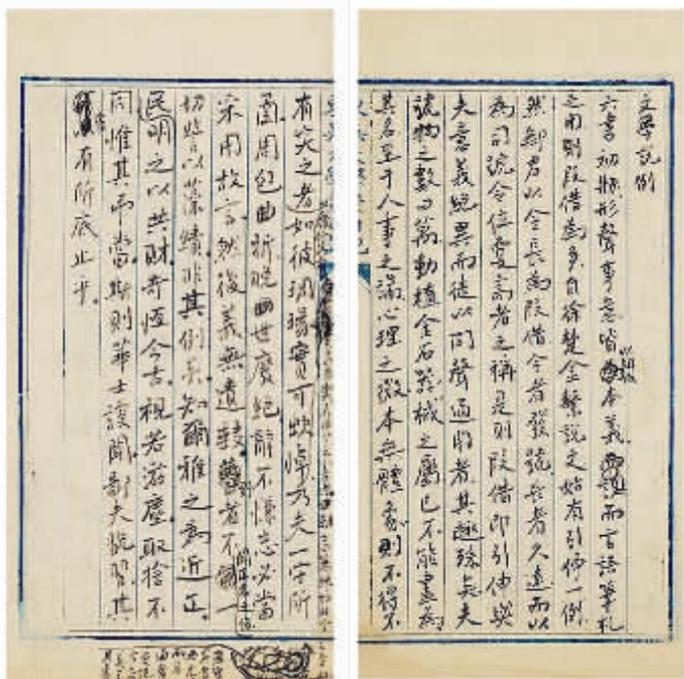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直面“文学”的篇章，《文学说例》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奇特的一篇“文论”，却为《文学论略》《文学总略》等名文的声光所掩。使得不同脉络交错联结，最终结成网络的，未必总是客观、对称、合乎逻辑、完备周延的体系性认知，而经常来自某些结构、概念乃至只言片语仅仅在字面上或比喻、象征意义上的相似性。

2017年匡时秋拍“名人手稿信札专场”出现了一种章太炎手书的《文学说例》。据网上公开资料和图片，“此《文学说例》，共二十三开，四十六纸”，使用上书口题署“东吴大学堂日记”的蓝色直格稿纸，对折后“线装成书”，每半叶8行，行20字左右，页眉、页脚、行间等处多有插入正文的小字。

按章太炎1901年经吴君遂（保初）介绍，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。次年2月14日（阳历，下同）致书吴氏，提到“《文学说例》近又增删，易稿二次，业付缮写，抵沪时当求是正也”，八天后即从上海登轮赴日本。是为章氏第二次东渡。1902年4至9月间，《文学说例》在横滨《新民丛报》第5、9、15号上连载刊出。至1950年代，舒芜等编选《中国近代文论选》，即据《新民丛报》收录此文，惟迳抄之际，不无讹误。

此次新出的《文学说例》手稿，笔者目前仅见预览公布的16张图片，截取的是首尾各7个半叶和中段论“之其是若”四字相通的2个半叶。从已见部分估计，该手稿完成度较高，页眉等处的小字插入，主要是补充例证性材料，此外还有个别字句删改的痕迹。经补充、改动以后的文字，基本符合《新民丛报》所刊完稿（以下简称“通行本”）。手稿本与通行本较大的差异，体现在开头与结尾两处：手稿本“文学说例”的标题下，直接就是“六书初糊，形、声、事、意，皆以组成本义……”的正文，并没有通行本起首的那段“叙曰”。与之相应，在通行本全文结尾的“可以起愧惊无常之病矣”句后，手稿本涂去另起的“虽然，吾于武岛所述，则有感尔”一行，多出“顾宁人曰”至“其皆有所底止乎”一段作为结束。手稿本结尾所多的这一段，今见于《馥书重订本·订文》所附《正名裸义》篇。

作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直面“文学”的篇章，《文学说例》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奇特的一篇“文论”，却为《文学论略》《文学总略》等名文的声光所掩。新旧两版《章太炎全



章太炎《文学说例》手稿首页

资料图片

集》亦尚未收入此篇。不同于通常印象中章氏文辞的朴茂因雅，辛丑壬寅间以“和汉文籍”为“吾侪之江海”的章太炎，并不怎么避忌其时大量接触的日文新学书，行文较随性，往往夹杂新名词。从中正可窥见被“文学复古”旗帜掩盖的外来资源。章太炎1906年以后趋于成熟的文学论，嵌套在从“小学”（语言文字之学）经“文学”上求“诸子学”（哲学的）框架内，重在界定“文学”畛域。（《国学讲习会略说·论文学》《文学论略》《文学总略》均以“略”为题，章太炎《七略别录佚文微序》：“略者，封畛之正名。”）与之相比，1902年发表的《文学说例》还不出早年《文例杂论》《正名略例》等文探索“文例”的思路，条举凡例法式，旁涉小学、语法学、修辞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等诸多面向。

通行本《文学说例》分为14段。起首“叙曰”一段为总论，开宗明义云：“尔雅以观于古，无取小辨（辨），谓之文学。”此语取自《大戴礼记·小辨》篇：鲁哀公“欲学小辨”，孔子以为不可，而教以“大道”，内即有“尔雅以观于古，足以辨言”一条。惟此中“小辨”何说，已不可考，或以为“即一知半解之俗学……犹汉《急就章》、宋王安石《字说》之类”（阮元《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》，见《擘经室一集》卷

五）。至于“尔雅”，则历来有《尔雅》书与“尔（迹）乎雅也”二说。如前所述，此段“叙曰”并不见于手稿，而手稿本多出的“顾宁人曰”一段末尾数句，总结全篇，颇能与之互证：

知尔雅之为近正，明民之以共财，奇恒今古，视若游尘，取舍不同，惟其弔当。斯则华士謏闻、鄙夫骯习，其皆有所底止乎？此处即从阮元等说，以“近正”为“尔雅”之确诂，而“正”又可以理解为“正音”“正字”，故当以小学训诂求之。通行本“叙”接着引王充《论衡·超奇》篇对“儒生”“通人”“文人”“鸿儒”四者界说，以证古今“文”“儒”势位颠倒，要在“通小学与不通小学”。（按：在日后的《文学论略》和《文学总略》中，王充这段话反复被章氏引用，但主要是用来说明“文学”范围之广，包括历史、经说、诸子。）《文学说例》整篇宗旨，在“取文学与雅故神指相关者，观其会通”，即考察“文学”与“小学”（雅故）的关系。

针对“近世古文学家不识字”的状况，章太炎早就发过“凡曰古文者，非直以其散行而已，词气必合于秦汉以上，训诂必合于秦汉以上……字之不识，文云乎哉”（《膏兰室札记》卷二）的议论。俞曲园则称：“谓观于古者，当依乎故以求之也。……

尔雅犹言近古也。”（《群经平议》卷十八）那么，《文学说例》标举“观于古”，是否仍从其师说，坚守“近古”的立场？恐怕亦未尽然。前述手稿在“尔雅之为近正”句下，摘引《礼记·祭法》中“黄帝正名百物，以明民共财”的成句，表明其准绳只在“正名”。下文更明言“奇恒今古，视若游尘”，则古今之争已不是最重要的考虑。章氏此篇实是针对“华士”、“鄙夫”两方面同时立论，既反对前者的病态夸饰，又排斥后者的口说策论。其多用古训难字，并非着眼于词藻层面上的“近古”，而是为了意义表达的“弔当”，正所谓“舍借用真”。这种学理上的“正名”态度，与顾炎武所批驳“舍今日恒用之字，而借古字之通用者”的文人陋习，自不可同年而语。

要理解章太炎“观古以正名”的清奇思路，还须对他早年关于语言文字的译述稍加回溯。1898年，《昌言报》刊出“湘乡曾广钧采译、余杭章炳麟笔述”的《斯宾塞尔文集》。其中《论进境之理》（Herbert Spencer, “Progress: Its Law and Cause”, 1857）一篇，提到“语言文字之变愈繁，其教化亦愈文明”，而英语以“六万余言”的词汇量“言各成义，不相凌杂”，被认为是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表率（“表西海”）的重要因素。这一论点对章太炎触动很大，类似文段随即出现在其自著的《馥书初刻本·订文》篇中。章氏以为汉文常用字止于二千，晚近门户大开，面临“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”的危机，故必须如荀子所说，“有循于旧名，有作于新名”。相对于清季风靡一时的“造新字”或引进“新名词”运动，章太炎更倾向于复活古字古义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概念，且认为以后者之琐细，反而更易臻于精确。同一时期，他还撰有一篇《文例杂论》，意在扩充顾炎武《救文格论》，纠正当世应用文字的体例。（文载《太炎文集》卷一，《太炎集》篇目系为“丁酉[1897]文”。按：此文当与1901年3月前后章太炎《与吴君遂书》中提到的《广教文格论》有关。文中有“今人效日本人书，虽

丈夫亦称氏”等句，似亦不应发于“日本人书”开始流行的时代以前。该文至少在丁酉后仍续有补订。）总之，《文学说例》以“小学”说“文学”的主要出发点，还不在于章氏日后张扬的“文学复古”，而是清末世运遽变、中西交通带来的翻译和词汇问题。

讨论“小学”与“文学”之关系，章氏早岁在诂经精舍接受的朴学训练，当然是重要凭借。《文学说例》第六段论有韵之文“有训诂常法所不能限者”、第八段论诗歌篇题之袭用、第十二段末引张燧《千百年眼》及手稿本所载最后一段言及“龟勉”“密勿”通转，均出自早年札记（见《膏兰室札记》卷二“论近世古文学家不识字”、卷三“论古诗字同音同而又异及用其篇题而取义异”“张燧千百年眼论古人文辞”等条）。此外，如其第五段论“倒植”与“间语”，第七段论之、其、是、若四字通用，第十二段论“对待”与“同训”，欲在高邮王氏等乾嘉考据家之外别辟蹊径，更是考验功力。

不过，《文学说例》在章氏一系列文学论说中的特殊价值，还在于该篇对当时东西两洋学术著作不加掩饰的援引。同属这一时期的《馥书重订本》也有类似特点。《文学说例》直接引用的外文著述有以下7种：

1. 姊崎正治：《宗教学概论》第四部“宗教病理学”，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，1900年，第457-458页（《文学说例》第二段，引作“宗教病理学”）；
2. William Francis Collier. *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: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*. London: T. Nelson, 1865, pp.13-14（第二段，引作“叙利亚英国文学史”，转引自[3]涇江保书第15页）；
3. 涇江保：《希腊罗马文学史》，东京：博文馆，1891年，第31页（第九段）、第26-27页（第十二段）；
4. 加藤照磨编：《加藤弘之讲论集》第一册，东京：金港堂，1891年，第62页（第十一段）；